

第十五回 懸彩筆直求淑女

詞曰：

風流才子凌雲筆，無夢也生花。揮毫當陸，目無天子，何有雛娃？ 豈期閨秀，雕龍繡虎，真若塗鴉。始知天鍾靈異，蛾眉駿骨，不甚爭差。

右調《青衫濕》

話說燕白領，因訪閣上美人姓名，忽遇老和尚說出皇莊厲害，因不敢再問，恐惹是非，遂忙忙走了回來。到了一個村鎮市上，方纔定了性，立住腳。他出門時，因瞞著平如衡，不曾喫得午飯。到此已是未申之時，肚中微微覺飢。忽見市梢一竿酒旗飄出，滿心歡喜，竟走了進去，撿一副好座頭坐下。

此雖是一個村店，窗口種了許多花草，倒還幽雅。燕白領坐下，店主人隨即問道：「相公還是自飲，還是候朋友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自己飲，沒有朋友。」店主人道：「用甚麼餚？」燕白領道：「不拘，有的祇管拿來，酒須上好。」店主人看見他人物清秀，衣飾齊整，料是富貴人家，祇撿上品餚饌並美酒搬了出來。

燕白領一面喫，一面想美人 and 詩之妙，因叫店主取筆硯默寫出來，放在桌上。讀一遍，飲一杯，十分有興。因想道：「昨日平子持還笑我所遇的美人徒有其美，卻無真才，不如他遇的冷家女子才美兼至，叫我無言回答。誰知我的美人，其才又過於其美，今日回去可以揚眉吐氣矣！」想罷，哈哈大笑，又滿飲數杯。忽又想道：「冷家女子題詩，是自家寄興，卻與子持無干；我那美人題詩，卻是明明屬和。非與我燕白領有默默相關，烏肯為此。此又勝於子持多矣！」想罷，又哈哈大笑，又滿飲數杯。又想道：「但是，他遇的美人，雖無蹤跡，卻有了姓名；我遇的美人，蹤跡雖然不遠，姓名卻無處訪問，將如之何？那和尚說不是國戚，就是皇親。我想這美人若生於文臣之家，任是尊貴，斯文一脈，還好訪求。如果是皇親國戚，她倚著椒房之貴，豈肯輕易便許文人，若不又是遇而不遇了。」因歎一口氣道：「我那美人，你這一首詩豈不空做了，難道我燕白領與美人對面無緣。」

燕白領此時已是半酣，尋思無計，心下一苦，拿著一杯酒欲飲不飲，忽不覺墮下幾點淚來。店主人遠遠看見，暗笑道：「這相公小小年紀，獨自一個哈哈大笑了這半晌，怎麼這會子又哭起來？莫非是個獸子。」因上前問道：「相公，小店的酒可是好麼？」燕白領道：「好是好，也還不算上好。」店主人笑道：「若不是上好，怎麼連相公的眼淚都喫了出來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我自有心事墮淚，與酒何干！快燙熱的來，我還要喫。」店主人笑應去了。

燕白領又飲了幾杯，又想道：「就是皇親國戚，他女兒若是想我，思量要嫁我，也不怕她父母不從。他若嫌我寒士，我明年就中個會元狀元與他看，那時就不是寒士了。他難道還不肯？」想到快活處，又哈哈大笑起來，不覺又喫了數杯。

店主人見他有七八分醉意，因上前問道：「相公尊寓不知在城外，還是城中？若是城中，日色已西，這裏到城中還有七八里，也該打行了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我寓在城中玉河橋，既是晚了，去罷！」遂立起身來往外竟走。店主人慌忙攔住道：「相公慢行，且算還了酒錢。」燕白領道：「該多少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酒餚共該五錢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五錢不為多，祇是我今日不曾帶來。我賒去，明日叫家人送來還你吧。」說完，又要走。

店主人見他祇管要走，著了急。因說道：「這又是笑話了。我又不認得相公是誰，怎好賒去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你若不賒，可跟我回去取了罷！」店主人道：「回往一二十里，哪有這些閒人跟你去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送來你又不肯，跟去取你又不肯，我又不曾帶來，難道叫我變出來還你。」店主人又道：「相公若不曾帶來，可隨便留下些當頭，明日來取何如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我隨身祇有穿的兩件衣服，叫我留甚麼作當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就是衣服脫下來也罷了。」燕白領已是七八分醉的人，聽見說要脫衣服，一時大怒。因罵道：「狗奴才，這等可惡！我趙相公的衣服可是與你脫的？」一面說，一面竟往外走。店主人著了急，也大怒道：「莫說你是趙相公，就是山閣老府中的人，來來往往，少了酒錢也要脫衣服當哩！」

燕白領聽見說山閣老，因問道：「哪個山閣老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朝中能有幾個山閣老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聞得山顯仁已告病回去了，為何有人在你這裏往來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大風大雨回哪裏去。這閑事你且休管，請脫下衣服來要緊。一動粗，相公便沒體面了。」一隻手扯住，死也不放。燕白領要動手打他，卻又打他不倒。

正沒奈何，忽見平如衡帶了兩三個家人趕來。看見燕白領被店主人扯住，因一齊涌進來道：「在這裏了，這是為何？」燕白領看見眾人來，方快活道：「這奴才可惡，喫了他的酒，就要剝我的衣服。」眾家人聽了，便發作道：「這等可惡，喫了多少酒錢，就要剝衣服。既開了店，也有兩隻眼看看人，我們相公的衣服可是與你剝的。」說罷，兜臉一掌。店主人看見不是勢頭，慌忙放了手道：「小人怎敢剝相公的衣服，祇說初次不相認，求留下些當頭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要留當頭也須好說，怎動手扯起來。」眾家人俱動手要打，轉是燕白領攔住道：「罷了，小人不要與他計較，可稱還他五錢銀子，我還有話問他。」眾家人見主人吩咐，便不敢動手，因稱了五錢銀子與他。店主人接了銀子，千也賠罪，萬也賠罪。

燕白領道：「這都罷了，祇問你，你方纔說山閣老不曾回去，可是真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怎麼不真。」平如衡聽了忙插上問道：「山閣老既不曾回去，如今在哪裏住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就住在前面灌木村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離此還有多遠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離此祇有七八里遠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都說他告病回去了，卻原來還住在此間。」平如衡因笑對燕白領道：「兄說也不說一聲，竟自走了出來，使小弟哪裏不尋。恐兄落人圈套，故趕了來。不期兄倒訪出這個好消息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這個算不得好消息，還有絕妙的好消息，不捨得對兄說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有甚好消息；無非是閣上之人有了蹤跡下落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若祇是蹤跡下落，怎算得好消息？不是氣兄說，我這個好消息，連美人心上的下落都打探出來了。」平如衡驚問道：「這就奇了，何不明對小弟一說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若是對兄說了，兄若不妒殺也要氣殺。」眾家人見二人祇管說話，因說道：「天將晚了，須早早回去吧。」燕白領還打帳同平如衡喫酒，平如衡道：「路遠，回去喫罷。」遂同了出來。

一路上，平如衡再三盤問，燕白領笑道：「料也瞞兄不得。」因將袖中抄寫詩，遞與平如衡道：「小弟不濟細說，兄祇看此詩便知道了。」平如衡接了一看，嘻嘻笑道：「兄不要騙我，這詩是兄自作的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兄原來不曉得做詩，卻不肯看。」

這詩吞吐有情，低徊不已，非出之慧心，誰能有此幽情！非出之閨秀，誰能有此香艷！兄若認做小弟之筆，豈不失之千里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祇是不信。難道美人中，又生出一個才子來不成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兄若不信，明日同出來，先去看此詩，尚明明寫在牆上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他明明寫在牆上和你，豈不慮人看見恥笑？」燕白頷道：「美人慧心妙用，比兄更高。兄所慮者，美人已慮之早矣！她將小弟原唱塗去，單單祇寫她和詩在上。在小弟見了，自然知道是她和詩；他人見之，如何能曉？」

平如衡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兄這等說來，果是真了。我祇道冷絳雪獨擅千古之奇，如今卻有對了。且問你曾訪著她姓名麼？」燕白頷道：「姓名卻是難訪。」平如衡道：「為何難訪？」燕白頷道：「我曾問個老和尚，他說那座園是朝廷的皇莊，來往的都是皇親國戚，誰敢去問？若問著無賴之人，便要拿鵝頭紫火圍哩！」平如衡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你的閣上美人，與我壁間女子都是鏡花水月，有影無形，祇好當做一場春夢。我二人原為山小姐而來，既是山相公還在這裏，莫若原去做本來的題目吧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山小姐原該去見，但祇恐觀於海者難為水。今既見了閣上美人，這等風流才美，那山小姐縱然有名，祇怕又要減等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見了方知，此時亦難懸斷。」

二人回到寓所，已是夜了。家人收拾夜宵，二人對酌。說來說去，不是平如衡誇獎冷絳雪，便是燕白頷賣弄閣上美人。直講到沒著落處，祇得算計去訪山小姐。正是：

魚情思得水，蝶意祇謀花。

況是才逢色，相思自不差。

燕白頷與平如衡算計要見山小姐不題。

卻說山小姐，自見了閣下書生與園牆上題詩，心下十分想念。因母親接了回家，遂來見冷絳雪說道：「小妹今日僥幸，也似姐姐在閨子祠一般，恰遇一個少年才子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怎生相遇？」山小姐道：「小妹看過父親，偶到先春閣上去看梅花。忽然推開窗子，祇見下面梅花邊立著一個少年，生得清秀可愛。小妹在閣上甚是留盼。不期被僕婦看見，將他惡狠狠趕了出去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少年人物聰俊者有之，但不知小姐，何以知他是個才子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那書生出去，小妹正然尋思。忽見福僮一路嚷了進來，說道：『有人在園外題詩，寫污了粉牆。』叫人去難為他，被小妹喝住。因走出園門去看，果然題了一首詩在牆上。小妹再三讀之，真是陽春白雪，幾令人齒頰生香，故知他是個才子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那書生題的詩，且請小姐念與賤妾聽。」

山小姐遂將前詩念了一遍道：「姐姐你道此詩何如？」冷絳雪聽了，連連稱讚道：「好詩，好詩。許多羨慕小姐，祇淡淡借梅花春色致意，絕不露蝶蜂狂態。風流蘊藉的係才人，怪不得小姐留意。且請問此生落款是何處人，姓甚名誰？」山小姐道：「不知為何竟不落款，並不知他姓名。」冷絳雪道：「他既無姓名，小姐又回來了，豈不也是一番空遇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小妹也是這等想，故和了他一首，也寫在牆上，通他一個消息。但不知此生有情無情，還重來一否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有才之人，定然有情，哪有不來重訪之理。祇是小姐處於相府深閨，他就來訪卻也無益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小妹也是這等想，天下未嘗無才。轉不幸門第高了，寒門書生任是才高，怎敢來求。爹爹一個宰相，大不好輕易許人。你我深閨處女，又開口不得，倒不如小家女子，貴賤求婚卻都無礙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雖如此說，然空谷芳蘭，終不如金谷牡丹，為人尊貴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天下虛名，最誤實事。小妹以微才遭逢聖主之眷，名震一時，宜乎關雎荇菜，招來君子之求。奈何期及標梅，人無吉士。就是前日天子所許的燕白頷、平如衡想亦不虛，不知為何今日尚無消息？就是姐姐所傳的《張子新編》十分可誦，又未見其人，畢竟不知真假。就是小妹今日所遇的書生，其人其才，似乎無疑。然貴賤懸殊，他又無門可求，不能自售。至於對面而有千里之隔，豈非門第與家名誤事。」

冷絳雪道：「此事小姐不必著急，天下祇怕不生才子，眼前既有了許多名士，自能物色。況以小姐赫赫才名，內中豈患無一成者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婚姻事暗如漆，這也料他不定。」冷絳雪道：「以賤妾推之，《張子新編》詩雖佳而雜，以平子之詠，大都假多真少。其人真來，未必如小姐之意，這須攔起。而閣下書生，人才縱然出眾，但恐白面書生，又未必如太師之意，這個也須攔起。惟有這個燕白頷，既為學臣首薦，又為天子徵召，豈有不來之理。若來，天子既許主婚，豈有不諧之理。則小姐婚姻一定在此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據姐姐推論，似乎有理。但未知這個燕白頷可能如閣下書生否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學臣這番薦舉，是奉旨搜求，與等閑不同。若非真才實美，倘天子見罪，將如之何？況與平如衡同薦，若果是閨廟題詩之人，此賤妾所知。平如衡且遜一籌，則燕生之為人可想而知矣。豈有不如閣下書生之理！」

二人正論不了，忽一個侍妾拿了一本報來說道：「老爺叫送與小姐看。」山小姐接在手中沉吟道：「不知朝中有甚事故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定是燕、平二生徵召到京之事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或者是此。」因揭開一看，果是學臣王袞回奏：「……燕白頷、平如衡奉旨徵召，不期未奉旨之先，已出境遊學，不知何往。今已差人各處追尋，一到即促駕朝見。今恐遲欽命，先此奉聞。奉聖旨著該部行文各省，撫按行查。倘在其境，火速令其馳驛進京朝見，勿得稽留……」山小姐看完，默默無語。冷絳雪也沉吟了半響，方纔說道：「我祇道欽命徵召，再無阻滯，平生是假是真，便可立辨。不料又有此變。」

山小姐因歎息道：「天下事甚是難料。姐姐方纔還說小妹婚姻定在於此，今看此報，有定乎，無定乎？」冷絳雪也歎息道：「這等看來，事真難料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天子既著各省行查，二生自然要來。祇恐遲速不定耳！」二人雖也勉強言笑，然心下有些不快，未免懨懨，攪亂心曲。

過了數日，山小姐竟生起病來。山顯仁與羅夫人見了十分著急，慌忙請太醫調治不題。

卻說燕白頷，因閣上美人難訪，無可奈何，終日祇是癡癡思想，連飲食都減了。就是平如衡勉強邀他到那裏看花飲酒，他祇是懨懨沒興。平如衡見燕白頷如此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除非是以山小姐之情打動他方可。」遂日日勸他去訪問。燕白頷道：「要去訪亦何難，就是訪著，料也不能勝於閣上美人。況他又倚著天子寵眷，公卿出身，見你我寒士，未必不裝腔做勢，見她有何益處？」平如衡道：「你我跋涉山川，原為山小姐而來。如今到此，轉生退悔，莫非忘了白燕之詩麼？就是山小姐驕傲不如，也須一見方纔死心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兄既如此說，明日便同去一訪。祇是小弟意有所屬，便覺無勇往之興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有興沒興必須一往。」燕白頷被逼不過，祇得依允。

到次日起來，打點同去。平如衡道：「我們此去，若說是會做詩，便驚天動地，使她防范。倘有不如，倒惹她笑。莫若扮做兩個寒士，祇說聞名求詩，待她相見。看機會，出其不意，做一兩首驚動她，看是如何？」燕白頷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二人換了些舊巾舊服，穿戴起來。雖帶了兩個家人，都叫他遠遠跟隨，不要貼身，一徑出城。因記得店主人說山閣老住在灌木村，因此不問山閣老，祇問灌木村。喜得一路山水幽秀，溪徑曲折，走來便不覺甚遠。問到了村口，祇見一個小庵兒，甚是幽雅。二人來也歇腳，一坐就

要問信，竟走了進去。

庵中一個和尚看見，慌忙迎接道：「二位相公何來？」燕白頷答道：「我二人因春光明媚，偶爾尋芳到此，不覺足倦，欲借寶庵少憩片時。」和尚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請裏面坐，」遂邀入佛堂問訊坐下。一面叫小沙彌去煎茶，一面就問二位相公高姓。燕白頷道：「學生姓趙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學生姓錢。」因問老師大號，和尚道：「小僧賤號普惠。此處離城約有十數餘里，二位相公尋春直步到此，可謂高興之極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我二人雖為尋春，還要問一個人的消息，故遠遠而來。」普惠道：「二位相公要訪誰人消息？」燕白頷道：「聞得說山顯仁相公告病隱居於此，不知果然麼？」普惠笑道：「我祇說相公要訪甚麼隱人的消息，若是山老爺，一個當朝宰相，誰人不知，何須訪得，就在這南頭大莊上房住。山老爺最愛小庵幽靜，時常來閑坐，一個月倒有十日在此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兩日曾來嗎？」普惠道：「這兩日為他小姐有恙，請醫調治，心下不快，不曾來得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可知他小姐有甚貴恙？」普惠道：「這倒不曉得。」說罷，小沙彌送上茶來。

大家喫了，普惠問道：「二位相公訪山老爺想是年家故舊，要去拜見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們與他也不是年家也不是故舊，因聞得他小姐才高，為天子寵貴，不知是真是假，要來試她一試。不期來得不巧，正遇著她病，料想不出來見人，我們去也無益。」普惠道：「據相公說，是來的不巧，遇她不著。依小僧看來，因她有病遇不著，正是二位相公的湊巧。」燕白頷笑道：「遇不著為何倒是湊巧？」普惠道：「遇不著省了多少氣苦，豈不是湊巧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就是遇著她，難道有甚麼氣苦不成？」普惠道：「相公不是本地人，不知那山小姐的行事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們遠方人實不知道，萬望老師指教。」

普惠道：「這山小姐，今年十六歲。生得美貌不消說得，才學高美也不消說得，祇是她的生性驕傲，投得她的機來百般和氣；投不著她的機來便萬般做作。你若是有些才學看得上眼，或是求她詩文，她還正正經經替你做一兩篇。你若是肚中無物，人物粗俗，任是尚書閣老的子孫，金珠玉帛厚禮送她，俱不放在她心上。你若生得長，她就信筆做一首長詩譏誚你；你若生得矮，她就信筆做一首矮詩譏誚你。不怕你羞殺氣殺。這樣的惡相知定，要去見她做甚。小僧故此說個不遇她省了許多氣苦。」燕白頷道：「無才村漢，自來取辱，卻也怪她不得。祇是人去見她，她肯輕易出來相見麼？」普惠道：「她怕哪個，怎麼不見！她雖是個百媚女子，卻以才子自恃。任是何人，她都相見。相見時正色談論，絕不作一毫羞澀之態。你若一語近於戲謔，她有聖上賜的金如意，就叫人劈頭打來，打死勿論。故見她的兢兢業業，不敢一毫放肆，聽她長長短短，將人取笑作樂。」

平如衡道：「他取笑也祇好取笑下等之人。若是縉紳文人，焉敢輕薄？」普惠道：「這個倒也不管，二位相公莫疑我小僧說謊，我說一樁有據的實事與你聽。前日都察院鄔都堂的公子，以恩蔭選了儒學正堂。修了一分厚禮，又央了幾封書與山老爺，要面求山小姐題一首詩，寫作一幅字，當畫掛。二位相公，你道這山小姐惡也不惡？這日鄔公子當面來求時，她問了幾句話兒，見鄔公子答不上來，又見鄔公子人物生得醜陋，山小姐竟信筆寫了一首詩譏誚他，把一個鄔公子幾乎氣死。你想那鄔公子雖然無才，卻也是一個都堂之子，受不得這般惡氣，未免也當面搶白了幾句。山小姐道他戲言相調，就叫人將玉尺樓門關了，取出金如意要打死他。虧山老爺怕鄔都堂面上不好看，悄悄吩咐家人，將鄔公子放走了。到次日，山小姐還上了一疏，道鄔公子擅入玉尺樓，狂言調戲，無儒者氣象。聖上大怒，要加重處。虧得鄔都堂內裏有人調停，還奉旨道鄔都堂教子不嚴，罰俸三月。鄔公子無師儒之望，改了一個主簿。二位相公，你道這山小姐可是輕易惹得的！小僧故說個遇她也好，不遇她也好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山小姐做了甚麼詩譏誚她，這等動氣？」普惠道：「這首詩傳出來，那個看了不笑！小僧還抄個稿兒在此，我一發取出來與二位相公看看，以發一笑。」燕白頷道：「絕妙，絕妙，願求一觀。」普惠果然入內取了出來，遞與兩個道：「請看。」二人展開一看，祇見上寫著：

家世徒然到縉紳，詩書相對不相親。
實無點點胸中墨，空戴方方頭上巾。
仿佛魁星真是鬼，分明傀儡卻稱人。
若叫混作儒坑去，千古奇冤那得伸。

燕、平二人看完，不禁拍掌大笑道：「果然戲謔得妙。這筆看起來，這鄔公子喫了大苦了。」普惠道：「自從鄔公子喫了苦，如今求詩求文的，都害怕惹事，沒甚麼要緊，也不敢來了。二位相公還是去也不去？」燕白頷笑道：「山小姐這等放肆，取笑於人者，祇是未遇著一個真正才子耳。待我們明日去，也取笑她一場與老師看。」

普惠搖頭道：「二位相公雖然自是高才，若說要取笑山小姐，這個卻未必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老師怎見得卻未必？」普惠道：「我聞得山老爺在朝時，聖上曾命許多翰林官與她較才，也都比她不過。內中有一個宋相公，叫做宋信，說他是天下第一個會做詩的才子，也考山小姐不過。皇帝大怒，將他拿在午門外，打了四十御棍，遞解回去。此事喧傳長安，人人皆知。二位相公說要取笑她一場，故小僧斗膽，說個未必。」

燕白頷聽了，笑對平如衡道：「原來宋信出了這場醜，前日卻瞞了並不說起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他自己出醜，如何肯說？」因對普惠說道：「老師寶庵與山小姐相近，祇知山小姐之才高，怎知道山小姐不過閨中女子學塗鴉耳。往往輕薄於人者，皆世無英雄耳。若遇了真正才子，自然要以脂粉乞憐也！此時也難與老師說，待我們明日與她一試，老師自知。」

普惠心下暗笑其狂，口中卻不好說出，祇得含糊答應道：「原來二位相公又有這等高才，可喜可敬。」又泡了一壺好茶來喫。燕白頷一面喫茶，一面見經座上有現成筆墨，遂取了，在旁邊壁上題詩一首道：「山小姐，山小姐，不知你的病幾時方好，且留為後日之驗。」平如衡候燕白頷題完，也接筆續題一首在後道：「山小姐，山小姐，你若見了此二詩，祇怕舊病好了，新病又要害起。」二人擱筆，相顧大笑，遂別普惠出來道：「多擾了，遲三五日再得相會。」普惠道：「多慢二位相公，過數日再奉候。」遂送出門而去。祇因這一別，有分教：

才子稱侖，夫人學婢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